

後
漢
書
集
解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後漢書三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衛將

軍封富平侯

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

戶耳

集解洪亮吉日范史蓋承大司馬衛將軍豈不煩耶且言為衛將

昭帝封富平侯

宣帝時為大司馬衛將軍豈不煩耶且言為衛將

軍正屬宣帝時

不當以此駁范史也昭帝時純安世自惠棟曰廊

元案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尉氏縣安陵鄉故富平也是乃安世所

集解惠棟曰前書表云建平元

邑父放為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

年嗣王莽建國四年更為張鄉

也哀平間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爵土純曰敦謹

守約保全前封

集解王鳴盛曰純六世祖湯酷吏也父放倭倖也

列名於首王莽時至列卿則又仕異姓者也既

建武初先來詣闕

以敦謹保全前封又以禮為中興名臣異哉

故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

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誤作二年從宋本改

使將潁川哭

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

督促也委輸轉運也

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

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

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更封富平之別鄉然則武始爲富平鄉名也

鄭元云安世子延壽徙封平原安世之封邑在陳留別邑在魏郡

洪亮吉日武始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純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

事有敬侯遺風

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曰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

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曰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

至數四

過三以至於四也集解惠棟曰純別傳云一日數見東觀記云純素重慎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藳漢書亦云

純曰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迺與太僕朱浮各奏言陛下興

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曰經義所紀人事眾心

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曰來宗

廟奉祀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

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曰上盡於春陵節侯

南頓令欽即光武之

父春陵侯買

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

謂大宗

光武高祖也

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帝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曰既事大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又曰

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成帝以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春陵以下不別序昭穆集解先謙曰大或作太非今禘

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竝列曰卑廟尊不合禮意設

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曰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

違禮制乎昔高帝曰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曰孫後祖不敢私親

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曰則二帝舊典願

下有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曰宣

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

帝曰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

臣奉祠曰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

曰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曰下祠于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

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為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為大司空在

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為集解先謙曰官本有注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為相國遵蕭何法無所變更十九

字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為漕上音時大

洛陽城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王梁為河南尹將引穀水以溉京

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及純堰洛而通漕洛中公私懷瞻是

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案陸機洛陽記劉澄之永嘉百姓得其利

初記言城之西面有陽渠周公制之亦謂之九曲瀆二十六

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

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集解王補曰續漢志作吸

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周禮三年一祫五年

祫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

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集解惠士

奇曰三年五年之說周禮無文說文以為出于周禮殊不可解漢周壽昌曰許氏在漢時周禮古本尚存不能以今時所傳概之

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

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臣賢按平帝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純及

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續漢書曰

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也集解王補曰續漢志北向下有父子不並坐而孫從

王父先謙曰官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本注末無也字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集解王補曰續漢志諦定作諦譌尊

卑之義也禘祭已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

在上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已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

故合聚飲食也集解王補曰續漢志合聚上有骨肉二字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

集解惠棟曰續志及本傳皆云十九年與朱浮共奏至二十六年合八年之數則十八年當作十九以十八年曾行禘禮故也王補

曰案續漢志此云祫宗廟未定且合祭謂可如禮施行已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

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

家給人足仍頻純曰聖王之建辟雍所曰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

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迺案七經識

明堂圖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

堂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

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為複道上及平帝時議明堂徵天

下通一藝以上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

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迺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

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禮記曰因名曰

鄭玄注曰謂巡狩至于方嶽燔樂動聲儀曰曰雅治人風成於頌

樂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

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

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

澤雨施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先謙曰官本注流行作流形

黎元安甯夷狄慕義詩云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

下武之詩也鄭玄注云言武王受此萬年之壽輔佐之臣亦宜蒙餘福也

今攝提

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

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十年太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前書音

義曰蒼龍太歲也集解吳仁傑曰龍名有三左傳龍見而雩此謂東方七宿為蒼龍之象又曰蛇乘龍此謂歲星木精木為蒼龍故

歲星亦龍名又淮南書以青龍為天神之貴青龍即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為歲星龍為太歲也魏文

昌殿鍾虞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則是以歲為太歲龍為歲星與前說相反然義得兩通至純傳所云案是年大歲在寅故言攝提

之歲然又云蒼龍甲寅則是龍與歲星指太歲而言駁矣德在東宮以歲在寅與甲相值甲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癸酉

德在中宮經云癸德在中宮案杜欽覆去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以癸為戊如耳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歲壬申申

刑寅故也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己二月東巡狩封于岱

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

之基也中元元年帝迺東巡岱宗己純視御史大夫從

視比并上

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褶紳射牛行事封廣丈二高九尺有玉牒書書祕其事皆禁禪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集解王補曰文略見通典五十

四三月薨諡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敕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

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

敕固不肯受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純薨大行移書問嗣奮上書中

元二年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疾令翕

移臣臣時在城南冢廬見純前告翕語自以帝曰奮違詔敕收下

兄弟不當蒙爵土之恩願下有司詔不聽

獄奮惶怖迺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

損租奉奉音扶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年僭耳降附

僭耳部武帝置故城即今僭州義倫縣也集解錢大昭曰按本奮

紀僭耳諸國貢獻公卿奉賜上壽在永平十七年此脫七字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已為侍祠侯名臣

侍祠封侯解

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

見鄧禹傳

七年爲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

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爲太常六年代劉方爲司空時歲災旱祈

雨不應迺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也立成

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

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款心集解先

本款願對中常侍疏奏疏猶條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

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卽大雨三日

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召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

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

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禮記樂記孔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

樂以制內已矣夫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

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已

爲漢當制作禮樂是曰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不

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爲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儒宣帝時爲衛將軍領尚書父純

光武時爲司空集解先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

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

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見曹褒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

樂記之文功成化定同耳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曰時考

功謂王業化謂教人也

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

帝已詔曹褒章帝初曹褒於東觀以序禮事依準舊典凡百五十篇奏之也今陛下但奉而成之

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周公制禮皆斟酌文武之美德爲之等制

不自述也今先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爲也詩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益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又曰執競武王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曰時成非所曰章顯祖宗無歲維烈也

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集解王補曰疏見書鈔五十三引續漢書帝雖善之猶未

施行其冬復已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建城門候建城門洛陽南

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曰候一人秩六百石也集解王會汾曰舊本皆作建城門案百官志洛陽十二門其一津門每門候

一人秩六百石屬城門校尉以其當洛水浮橋故稱津城門也宜從監本作津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

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為右將軍始封富

平侯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吉嗣無子國除此言入

代者除安經歷篡亂二百年間纂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

二年故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六年封至永初三年合一百八十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人慶普字孝公為東平太傅受禮於后

倉號慶氏禮也集解錢大昕曰持本是治字章懷太子傳持書待御史龔傳申屠剛杜林為持書杜林傳為持書平來歷傳持書待御史龔

調蔡邕傳注太伯端委以持周禮皆本治字而唐人改為持也邛傳傳理韓詩嚴氏春秋則治經之治或改為持或改為理初無一

定若侯霸傳治穀梁春秋吳良傳又治尚書此又校書者轉改周壽昌曰梁商傳注引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持字與此同治讀去

聲故持亦建武中爲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集解惠棟曰充非嫌名

志還受詔議立七廟三雍大射養老禮儀五帝及天地爲七廟三雍以下解見明帝紀

解先謙曰官本廟並作郊顯宗卽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

崩闕不可爲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禮記正文也言損益不同

大漢當自制禮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脫去當字從宋本增曰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

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尙書璇璣鈴曰有

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

歌詩曲操曰俟君子操猶曲也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閒塞悲愁而作者名其

曲曰操言遇災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衰少篤

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疏通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六百一十一引謝承書云衰尤好禮慕叔孫通

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明此士當作事憾感皆可通漢禮儀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叔孫通下有爲字從宋本去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

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固令

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表曰先拜車府令故云再遷也先謙曰固縣在今開封府杞縣南

禮理人曰德化俗集解汪文臺曰書鈔十八引續漢書云襄陽令正身率下舉動遵禮以德化俗五穀豐熟盜賊咸

感化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固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襄敕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皋陶不為盜制

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注云此人但居惡人之中

使犯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

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襄與弱免官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

八續漢書云愛民救死為太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

守馬嚴疾惡免官百姓涕泣

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曰光十一曰興

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世平制禮子末小子託于放唐之文化治作樂名斯在宋均注云述修也

數終曷曰續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

象

宋均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為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在中候也

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

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宋均注云步謂德隆道備日月為步時事彌

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考證云注順疑煩之誤又事字舊本作士先謙案備官本作用

予頑陋無已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惡焉褒知

帝旨欲有興作迺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已

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已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福於

皇天者也

集解王補曰後漢紀作治定制禮所以協和天人示人軌則也故御應見瑞乃作

今皇天降祉

嘉瑞竝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

言明白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

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果堪

集解通鑑胡注果姓有巢氏之後春秋有巢牛臣

曰為

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作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作許是

帝知羣寮拘攣難與

圖治

拘攣猶拘束也前書鄭陽曰能越拘攣之語也

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

朕已不德膺祖宗弘烈迺者鸞鳳仍集麟龍竝臻甘露宵降嘉穀

滋生赤草之類紀於史官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十六日日落一葉周而復

始朕夙夜祇畏上無已彰於先功下無已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

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寢省詔迺

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考甫

詠殷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

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

從駕南巡既還曰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立武司馬班固立武司馬主立

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

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

家名爲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集解惠棟曰樂動聲

儀云堯樂曰大章舜樂曰大韶禹曰大夏武曰大武一夔足矣夔堯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

足矣集解惠棟曰韓非子外儲說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于聲堯曰夔

一而足矣使為樂正章和元年正月迺召褒詣嘉德門集解惠棟曰嘉德殿之門也東京賦云九

龍之內實日嘉德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高祖詔通制作儀品十六篇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

篇前書禮樂志云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于理官敕褒曰

此制散略多不合經散略猶疏略也集解惠棟曰沈文阿云叔孫

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

集作褒既受命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

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

寸簡集解惠棟曰孝經緯鉤命訣云春秋二尺四寸其年十二月奏上

帝曰眾論雖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

迺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集解惠棟曰漢名臣奏云詔褒

擢褒監羽林左騎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

勳也集解劉攽曰注羽林左騎樂百官志騎當

作監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褻擅制漢

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張酺

傳云酺拜太尉章帝詔褻案漢儀制漢禮酺以為褻制禮非顛祥

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褻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袁宏紀初賈逵明古學曾褻制漢禮酺嘗非之及為太尉上疏陳其不可書五奏上知酺守學不通寢其奏也褻在射

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褻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

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褻迺愴然為買空地悉葬

其無主者設祭祀之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四十遷城門校二引續漢書云吏士咸稱其仁

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褻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館粥多蒙濟

活七年出為河內太守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五十四引續漢書河內作河南御覽二百三十六引同時

春夏大旱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春至六月無雨糧穀湧貴集解先謙曰官本兩作踊褻到迺省

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集解

曰東觀記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為侍中褻博物識

古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

物觀時有救崩徹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謂行禮威儀俯仰之

容貌也文帝時魯徐生以容為禮官是曰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

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賈誼等以叔孫通禮制疏略並尚書對

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資文宣之遠

為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尚作上資文宣之遠

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略遠歎而終不

人集解劉攽曰遠圖明懿美案文遠圖下多一故知自燕而觀有

明字何焯曰美字衍先謙曰官本注獻作謀

不盡矣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

也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也明發謂發夕至明專命禮臣撰定國

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洋洋美也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

矣

業絕天算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奏衰擅制禮遂不行也

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

相沿樂所已咸莖異調中都殊絕

咸咸池黃帝樂也莖六莖顓頊也中都魯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

送死之節殊絕猶斷絕也言古樂不同舊禮亦絕也

況物運遷回

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

言時代遷移繁省不定也

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皋蘇而

制令亟易

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皋陶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也

修補舊文獨何猜焉

言

樂數改而修禮則疑之

禮云禮云曷其然哉

歎其不能定也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尙書僕射玄少爲

鄉嗇夫

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也

得休歸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七引續漢書云得休不歸家

常詣

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

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

遂造太學受業

集解惠棟曰杜密傳

云密召署郡職遣就學也

師事京兆第五元

集解惠棟曰案元別傳故兗州刺史也

先始通京氏

易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無始字

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

三統歷劉歆所撰也九章算術周公

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步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

要七盈不足八鈎股九集解廩宗萬曰案魏劉徽九章算經序云

周公制禮有九數九章是矣不云周公作算術也算術起於商高

見周髀惠棟曰劉徽九章算經序云伏羲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

術以合六爻之變記稱隸首作數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

則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

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較其目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

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

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曰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

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

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集解惠棟曰元別傳云季長后戚嫂迺

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時涿郡盧子幹爲門

君耳先師亦然盧君卽子幹也先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

師謂張恭祖輩鄭先通韓詩故也

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集解惠棟曰裴啟語林

云融嘗竿擗天不合召

元令竿一轉便

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集解惠棟曰別傳云

決眾咸駭伏

季長不解剖裂七事

元思得五子幹思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與汝皆弗如也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

今去吾道東矣前書曰田何受易于丁寬學成玄自遊學十餘年

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集解惠棟曰三齊略記云鄭司農常居南成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遣生徒

崔琰諸賢于此揮涕而散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

四十餘人俱被禁錮嵩字實實見趙岐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在城何

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文說

日育隔也心下為膏肓左氏之疾不可為也穀梁廢疾玄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

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曰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

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集解錢大昕曰古學謂左氏春秋今學則公穀二家也范升李育主公羊

說陳元賈逵主左氏說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

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已進權

戚不敢違意遂迫脇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

不受朝服而已幅巾見

集解王鳴盛曰韋彪傳彪之族孫著入山采藥不就徵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白帝

就家拜著東海相不得已解巾之郡注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

幅巾馮衍傳衍審知更始已沒乃幅巾降於河內注不加冠幘但

以一幅巾飾首而已鮑永傳永知更始亡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

兵但幅巾詣河內注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周磐傳公府

三辟皆不應臨終戒其子斂用濯衣幅巾注幅巾不加冠也符融

傳融幅巾奮裘談解如雲注幅巾者以一幅爲之也逸民韓康傳

亭長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又法真傳恬靜不交人事太守

請見之乃幅巾詣謁三國魏志華歆傳孫策略地江東歆幅巾奉

迎沈約宋書禮志云漢末王公名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

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也

趙商等集解惠棟曰元自序云趙商字子聲河內自遠方至者數

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曰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

造門履謂納履未正曳之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

鄉管仲相桓公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鄉六越有君子軍皆異賢

之意也吳越相攻越王句踐乃中分其師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

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

鄉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

之意也子六千人爲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至行者見國語

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

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圖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

吳公文帝時爲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爲謁者僕射太史公司馬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也有圖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須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于商雒南山

以待天下之定漢興迎而致之也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

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集解官本考證曰宜字監本誤作且今照宋本改昔東

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爲縣獄吏決

獄平郡爲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也

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

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趙王虔之相也會黃巾

寇青部迺避地徐州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曰元在徐州孔文舉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

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于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尙父

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廣記云徐州牧陶謙接曰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

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

疾篤自慮曰書戒子益恩曰集解惠棟曰別傳云名益字益恩也吾家舊貧不為父

母羣弟所容集解周壽昌曰不為父母羣弟所容一語不應出之康成錢氏曝書雜記云陳仲魚元刻後漢書康成傳

無不字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康成祠碑云吾家舊貧為父母羣弟

所容之語相合今本作不為父母羣弟所容乃刻之誤此一字關

係先賢不小此善本之所以可貴而善讀者必須善校也又金石

萃編七十六所載史氏碑文及阮元山左金石志跋語云為父母

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為吏以益生產為父母羣弟所容始

得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故傳曰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舍

父怒之而已云為所容儒者之言也范史因為父怒而加不字與

司農本意相反然有元刻可證則亦非范史妄加是誤刻者誣康

成而並誣蔚宗也先去廝役之吏廝賤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

謙曰官本羣作昆太守杜密異之為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

除吏錄使得極學處逸謂處士隱逸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處逸謂處士隱逸

而孔子三朝記云孔子受業遂博稽六藝相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與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曰娛朝夕遇闕尹擅執坐

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

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

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并爲宰相也併

音步

鼎反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

式用也

吾自忖度

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曰竭吾

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

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

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七十

老而

傳今我告爾曰老歸爾曰事將閒居曰安性覃思曰終業自非

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

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兢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

之道研讀勿替

集解劉放曰案文讀當作鑽惠棟曰別傳作研鑽

敬慎威儀曰近有德

雅民勞篇

之言也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

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絀澆之緒頗有讓爵之高

謂頻被辟不就也集解惠棟曰

抱朴子云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自樂辟皆不就公車徵右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

自樂

曰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曰亡親墳壟未成

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傳定與其人

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

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集解惠棟曰別傳云

北海有元儒林講堂先謙曰官本傳定作定傳是

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

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翼

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

斛集解惠棟曰別傳云紹一見元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

解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饑之城東必

欲元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秀眉明日容儀溫偉

暮度元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曰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

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

集解惠棟曰遠當北面

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

作瑗具本傳注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

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曰四科文學顏淵閔子騫及子

游子夏並見論語也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迺舉玄茂才表爲左

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

迺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

歲在巳北齊劉豐高才不過傳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在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過作

是遇既寤玄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

度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榮陽下引河東南爲淇溝北通宋鄭淮泗卽今官度令其子譚

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集解

惠棟曰裴松之云英雄記載太祖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

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如此之文則

元無疾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樂史云元墓在高密縣西北十

里高士傳云元載病至魏郡元城病篤卒葬于劇東後以墓哀歸

葬礪阜阜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又年七十四集解惠棟曰元別傳云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年八九歲能下算乘除案永建二年至建安五

年適得七十四也洪頤煊曰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是鄭君以永建遣令薄葬自郡守已下嘗受業者集解惠棟曰元弟子

二年七月五日生

自趙商而下如張逸冷剛孫皓王贊劉琰田瓊吳模八人見鄭志
陳鏗鮑遺劉德陳鑣王權崇精馬昭崇翔沈闕九人見鄭志宋均
見孝經疏公孫方程秉孫炎及郗綰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
慮已下五人見魏志及本傳也

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集解錢大昕曰按隋書

侍中鄭小同撰鄭志六卷鄭玄弟子撰與此傳不合攷孝經正義

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

弟子分證門徒各述所言更為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是鄭志

出於諸弟子明矣鄭氏門人見於鄭志與鄭記者有趙商張逸劉

琰吳模田瓊孫皓冷剛任厥祀問一作陳鏗焦氏崇精鮑遺王權

崇朝焦喬鮑氏等傳惟載河內趙商一人餘人爵里不可攷先謙

曰此與上互有凡玄所注周易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九卷為袁譚所

出入故並存之

何書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九卷亦融所授毛詩集解惠棟曰經籍志十卷

乃注周易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九卷亦融所授毛詩集解惠棟曰經籍志十卷

惠棟曰經籍志九卷亦融所授毛詩集解惠棟曰經籍志十卷

志十七卷禮記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二十卷

篇章考之齊孝經集解錢太昕曰按薛宗遠康成所注有孝經而

古為之注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諸家皆無之隋志但

云鄭氏注舊唐志始實以康成邢昺孝經疏謂鄭君弟子作鄭志

日錄記鄭所注書不及孝經趙商作康成碑銘亦不言注孝經則

非鄭所注審矣三禮皆康成注流傳至今乃本傳有儀禮禮記而

無周禮此轉寫之脫漏惠棟曰康成未嘗注孝經劉子元嘗辨之

樂史云沂州費縣南城山鄭元漢末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今孝

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于南城山栖遲岩谷之下念昔先人

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所孫所作

公羊疏以為鄭稱也劉子元辨詳見孝經疏

籍志三卷序云蓋自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

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

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

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

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為中候集解惠棟曰十八篇乾象麻集解惠棟

云靈帝時會稽東部都尉劉洪作乾象麻獻帝建

安元年鄭元受其法以為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

又著天文七政

論魯禮禘祫義集解惠棟曰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

者競傳其間是用訓詁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

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

六藝論集解杭世駿曰按公羊疏云鄭毛詩譜集解惠棟曰宋均

北海鄭司農又云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駁許慎五經異

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駁許慎五經異

議答臨孝存周禮難集解杭世駿曰按毛詩域樸疏云臨碩并引

名碩也錢大昕曰臨孝存名碩北海人范史多稱人字孔融傳郡

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皆字而不名惠棟曰賈公彥云林孝

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
之惟鄭元通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
之論難故周禮義得條通孝存名碩林通作**凡百餘萬言**案謝承
臨羅泌云趙稷奔臨茲施慕之晉邑有臨氏
所注與此略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集解王鳴盛曰今所
行十三經注疏內孝經注據疏云是唐開元中御製而疏則但題
宋邢昺奉敕較定當非昺撰新唐書元行冲傳云元宗自注孝經
詔行冲爲疏立于學官然則此疏是行冲作明矣若載文志所列
梁皇侃唐賈公彥孔穎達行冲皆有孝經疏彼三家所疏蓋用鄭
康成注也鄭注自魏晉以來有之又有孔安國注則出於隋劉炫
殆卽炫作行冲於御製序疏中謂孔鄭二家皆非眞實又引齊陸
澄說謂鄭注非康成所注又於篇首疏中歷詆鄭注爲僞其驗有
十二又載開元七年劉子元司馬貞兩家議子元欲行孔廢鄭貞
則以鄭爲優孔爲僞行冲雖並黜兩家而其意則尤不許者鄭也
又有傳注者不知何人作序一篇云子元駁鄭有十謬七惑大約
行冲十二驗卽祖子元餘睡觀范蔚宗以爲出康成則可信矣乃
自唐以來孔鄭並亡已久近日孔注從日**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
本傳至中土而鄭注獨不可得誠恨事也
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集解王鳴盛曰案攷
傳鄭學天下所宗豈但齊魯蔚宗此言稍啗然論云鄭康成括囊
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贊云元
定義乖孔書遂明其推重如此則蔚宗非不知其門人山陽郗慮
康成者齊魯間一語或偶承謝承華嶠之舊耳

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處

鴻豫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遷

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琰字昭光魏黃門侍郎也集解

劉放曰注魏東西曹掾案崔琰但作東曹掾多一西字錢大昕曰

案魏志基卒於元帝景元二年不言年壽若干而基碑云年七十

二朔其生年當在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年庚辰卒其時

基僅十一歲不得在弟子之列恐范史誤也基治經常申鄭而駁

王肅故蔚宗疑為康成弟子要是私淑鄭學非親受業者也惠棟

曰續漢書云慮山陽高平人少受業于元建安初為侍中崔琰述

初賦序云琰性頑口訥至二十九粗關書傳聞北海有鄭徵君者

當世名儒遂往造焉涉淄水厯祀馬過祀都之津登鐵山以望高

密樂史云元別傳云淵始未知名元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

其人必為國器琰列傳云琰樂安博昌人姓出樂安黃帝二十五子

鄉人為之語蔣氏翁任氏童孫憫云任姓出樂安黃帝二十五子

十二人各以德為姓第一為任氏陳景雲曰王基年輩乃肅之儔

非邨慮匹也同時又有樂安孫炎亦非肅讖短鄭氏炎本受學於

鄭氏門人而唐孔氏詩疏誤以為鄭氏之徒恐范史之失類此

時竝童幼玄稱淵為國器琰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玄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集解惠棟曰元別傳及

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時年二十七

後常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有云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此又云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秦融傳董卓舉融為北海相又云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案此初平二年事據傳云云益恩赴難當在此役時康成年六十五距建安初元益恩亡已五年何能康成七十時尚有書戒之若七十兩字為六十外概辭則傳明稱建安元年且書中案之禮典便合傳家語正引曲禮七十曰老而傳之文惟融傳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為譚所虜康成遺子益恩赴難或即有遺腹子玄呂其手文似已此時范史誤袁譚二字作黃巾耳

名之曰小同

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曰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

乎答曰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集解王鳴盛曰傳次張純曹褒之後此有深意正是極盡尊崇蓋純褒皆漢名臣手定典禮康成終身處士未嘗一日登朝乃躋之使與並列自康成外何休服虔許慎皆但入儒林不升列傳此與司馬子長進孔子於世家義同惠棟曰別傳云元以太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又手理與元相似故名之曰小同也先謙曰官本注不見上有我字考證云我字衍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也

埃塵

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

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

稟受滯固猶固執也言學異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

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

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括

也易坤卦曰刪裁繁誣集解先謙曰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

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

父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為長也常曰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

生徒並專曰鄭氏家法云言宣教授專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伯仁先歸釐我國

祭釐理也言純釐玄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孔書

經也輟止也中輟謂曹褒禮不行也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終

後漢書二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五校補

張純傳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案前書張安世子延壽嗣侯租入歲千餘萬數上書讓減乃由

陳畱徙國平原戶口如故而租稅減矣注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

半今徙封武始又減其半是再減矣

屬平原郡也武始前漢縣在今廣平府邯鄲縣西南續志不載

更名厥次今武定府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

至別邑在魏郡案前

云國在陳畱別邑在魏郡徙封平原并一國又云純建武中更

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是惠氏兩條本皆具於前書而必別

引鄭注所轉載者反嫌文義倒置矣惟徙封平原既云并一國

自不應復有別鄉且平原去魏郡益遠尤不能兼食魏郡之武

始是則所謂更封富平之別鄉者仍承上國在陳畱而

言即謂別邑之在魏郡者非謂平原之徙亦有別鄉也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官本下有論語載宰我之言也入字注

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注臣賢按平帝元始五年

五原譌三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

案禘祫之說聚訟千載然皆分禘祫為兩祭孔

穎達說禮始合而一章懷蓋據以為說耳實則此乃今古文

之異不能強合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公羊傳謂為

曹褒傳議立七廟注五帝及天地爲七廟集解先謙曰官本廟並

錢大昭曰閩本皆作郊謹案注以五帝及天地爲七作郊是

官本注末
有也字

慕叔孫通漢禮儀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叔孫通下有爲字從宋

柳從辰曰御覽六百十一引謝承書及東觀記袁宏紀皆有爲字案裴懋朝廷制度未備欲爲通所爲有者是

非褒所定不可作集解先謙曰官本作作許是錢大昭曰閩本作許

官本治作始錢大昭曰閩本作始

出爲河內太守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五十四引續漢書河內作河

南御覽二百三十六引同柳從辰曰書鈔舊本訛內爲南孔本

書譌或爲哀然亦無爲河內太守句不審汪氏何以誤記又御覽二百六十引本書仍作河內太守則本書固不誤也

流穴皆還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穴作民柳從辰曰穴民無定居也

二百六十引此穴作寓案光武詔見本紀建武元年章懷注穴散也和紀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穴注亦同又安

紀元初二年正月詔稟三輔及并涼六郡流穴貧人是流穴乃范書常用字章懷既嘗爲穴字出注亦必范書本文如此非其

所避改東觀記之作民蓋本異文或經范氏修改耳至御覽之作寓直穴字之沿譌

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案喪之禮學傳其父業出於慶氏慶氏與大

書橋公祖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觀發所傳亦爲四十九篇可知四十九篇者本自后氏相傳如

此而隋志所云二戴刪併之數殊不足據也

中都殊絕注殊絕猶斷絕也案易繫云天下同歸而殊塗殊亦訓

漢晉春秋曹操智計殊絕於人正謂其才之異絕無人能及如作斷絕說反窒矣

鄭康成傳嘗詣學官

侯康曰世說文學篇注引元別傳元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

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又御覽八百三十九引元別傳元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

者欲表府文辭鄙略元為改作又著頌一篇侯相高其才為修冠禮

九章算術注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

三步廣四均輸五方程六旁要七盈不足八鉤股九

官本步作公未嘗作算阮氏疇人傳言之已詳本書馬援傳注引劉徽九

章算術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

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自第五以下次列與

本注異又本注有旁要而無商功及觀周禮地官保氏鄭注九

數為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而云今

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謂夕桀二字非鄭注然則鄭術尚不取

夕桀要其法則漢已增於古次列亦視章懷兩注小異但說鄭術者取之周官鄭注較得其真

不必三事大夫也案詩小雅鄭箋三事謂三卿三公錢大昭據宋宏劉愷左雄周處諸傳謂當時亦概稱三公為

三事也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集解周壽昌曰不為父母羣弟所

容一語不應出之康成

至

是誤刻者証康成而並証蔚宗也

周案

引眾說以證刻本為誤其意善矣然鄭君戒子書首言吾家舊
貧本謂家貧而父母羣弟力薄不能並容為吏又非所樂乃發
憤游學耳果為所容而達遠游之戒拂父母之意又曷可耶大
抵古人於此等處稱心而談原無忌諱正不必曲為之解觀後
文迺歸供養假田播殖則前之貧可知末所憤憤者猶以亡親
墳塋未成則孝思不匱又可知今據後改前於文義轉覺其窒
飲酒一斛集解惠棟曰別傳云至終日無怠錢大昭曰御覽七百
五十九引續漢書元

飲三百餘杯不醉案
此與惠引別傳正合

公車徵為大司農

沈銘彝曰先君濼源問答云先生未嘗為大司
農以有公車之徵後人遂以大司農稱之如華

飲薦小同表云故大司農鄭元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
是也又中平五年徵為博士不至而朱雋傳亦有博士鄭元之
稱

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集解錢大昕曰

至

乃本傳有儀禮禮記而無周禮此轉寫之脫漏

錢大昭曰毛詩
是箋衛宏傳亦

云鄭氏作毛詩箋然箋亦注之類故以注槩之董鈞傳亦云鄭
氏作周官注此獨失載案古禮惟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傳之即

儀禮是矣禮記出於二戴慶氏所以輔儀禮不別名家周官本無師經新莽盜竊遂以讀亂廢絕鄭興好古以授子眾傳之蓋自馬融作傳鄭氏作注始逮門徒東京習禮者僅一董鈞能傳慶氏學故儒林傳以周官官傳授本末附著鈞傳後史家有互見例周官中與本不列學官無妨互見即鄭興馬融傳亦未言眾傳周官融有周官傳也

齊魯聞宗之集解王鳴盛曰至或承華嶠之舊耳案後漢經師輩

洙泗之傳則莫盛於齊魯言齊魯聞宗之他可知矣此自立言之體不得遽疑為陋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晁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鄭君生當時漢大司農居滎陽開封生韜韜生江都

守仲仲生房房生趙相季季生議郎奇奇生釋釋生御史中丞賓賓生興

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

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

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天鳳

中

王莽年也

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

左氏義也

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

訓詁及校三統厯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度反三統厯劉歆撰謂夏殷周厯也

更始立呂司直

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曰興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

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

更始起南陽南陽屬荆州故曰荆楚也

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

者何也山西謂陝山以西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

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

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今議

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

在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雖卧洛陽庸得安枕乎庸用也

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為建議大夫集解先謙曰官本建作諫案魏志鄭渾傳注作諫議大夫

明建字誤也書鈔引華嶠書同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

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迺西歸

隗囂虛心禮請集解劉放曰案文少一囂字而興恥為之屈稱疾不起集解蘇

疑非事實興為涼州刺史雖為西州將軍已有僚屬之誼豈有請

禮請而興反恥屈辱者興自言以將軍僚屬歸身明德幸蒙覆載

之恩得全性命云云是興實自歸囂也此殆羅矜己自飾常曰為

其子孫以懲後敗為之諱飾而史仍之耳

西伯復作西伯文王也作起也迺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

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

左傳富辰諫周襄王之辭

間者諸將集會無迺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迺阿而不察

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曰睿聖三分天下尙服事殷

孔子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

曰未知天命還兵待時

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

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也

高祖征伐累年猶曰沛公行師今

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

之事昭速禍患

集解劉攽曰案文昭當作招周壽昌曰昭明也言明速禍患也不必改作招

無迺不可

乎惟將軍察之冀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曰自尊高興復止囂

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

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曰假人

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

不可曰假人者

亦不可曰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

而止

病由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由作猶字通用也下同

及爵遣子恂入侍將行與因恂求

歸葬父母尊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尊曰前遭赤眉之

亂已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

興嘗爲涼州刺史爵爲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

幸蒙覆載

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已禮死葬之已禮祭

之已禮奉已周旋弗敢失墜

周旋由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已周

旋弗敢失墜也

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已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已

親爲餌

餌由釣餌也

無禮甚矣將軍馬用之壽曰壽將不足留故邪興曰

將軍據七郡之地

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

擁羌胡之眾已戴本朝德

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

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

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已已願留妻子獨

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尊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

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迺薦之曰竊見河南鄭

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襄曰臣亟聞鄭毅之言矣鄭毅悅禮樂而敦詩書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襄

作衰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聞之曰

博物君子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

對昭王以重黎義和事見國語張仲周宣王時賢臣也燕樂也翼敬惟陞

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也詩小雅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惟陞

下留聽少察已助萬分迺徵爲太中大夫集解錢大昕曰鄭康成注周禮稱興爲鄭大夫

衆爲鄭司農興以縣令終而明年三月晦日食集解惠棟曰案紀

稱大夫舉其貴者稱之也興因上疏曰春秋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

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辭天反時爲災謂寒暑易節也地反物爲妖謂羣物失性也往年已來譴咎

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杜預注曰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

春分而未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

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用鼓奏鼓祝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也此以上皆左傳

載魯大夫答季平子之詞也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

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

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堯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日因人三日從時也

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

仲晉文歸國而任郄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桓公與兄子糾爭

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鈎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

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郄芮謀燒公宮殺文公宦者勃觀

告之後文公以郄穀為中軍帥穀即郄芮之族文今公卿大夫多

公不以為仇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也

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曰時定集解沈欽韓曰郭伋傳伋為并州牧朝廷

多舉伋可為大司空伋之牧并州在建武十一年以後而其守漁

陽與此疏則建武六七年間也疑公卿之舉本在伋為漁陽時

伋傳或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建武七年二月日蝕是時宰相

多以功舉率由舊恩天子勤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集解通鑑胡注

吏治俗頗苛刻因是變也

不宜其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已成屈已從眾之德臣濟羣人也

臣讓善之功

濟成也

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

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

行疾也

集解王鳴盛曰此條足與洪範鄭注相發

今年正月繁霜自爾已來率多寒日

正月夏

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恆寒若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云

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寔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

仍見此迺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

垂意洪範之法

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剋集解何若瑤曰釋詁剋勝也較訓能為允

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

集解王補曰袁宏紀載此疏大異

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

興郊祀事曰吾欲已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

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迺

解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上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集解

日續漢書興為大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朝廷每有謀然曰不

善識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

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荊州也會征南將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

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

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邳縣東北蓮音輦勺音酌

郭修禮教曰化之會曰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集解惠棟曰左氏見

上經典序錄云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河

南緄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

多往師之案今康成所注周禮多引子春及二鄭之說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

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指也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於字而賈逵

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閬鄉音閬

閬古字也建安中改作閬集解沈欽韓曰說文閬低目視也引農湖縣有閬鄉廣韻閬俗作閬前書孟康注古閬字从門中曼建安

中正改作閩蓋建安中改作
閩非閩也此注亦誤為閩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眾

眾字仲師集解先謙曰魏志鄭渾傳注作子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

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集解惠棟曰經籍志鄭眾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沈欽韓曰公羊疏云眾

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

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曰縑帛聘請眾欲為通義集解沈欽韓曰

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作五經論時號之曰引籍出入殿中集解先謙

沛王通論通義亦此類如白虎通義是也曰東觀記作請眾眾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集

欲為通籍遺練帛眾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集

惠棟曰王幼學云防謂漢家舊制也防通作坊禮記經解云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坊音房本又作防

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

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梁松坐縣

飛書誅謗下獄死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

事見梁統傳也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曰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盧江獻鼎

詔召眾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傳復留給事中
有鼎事幾眾對狀除為郎中案此事在永平五年

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

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

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迺更發使隨眾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

之眾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曰要致漢使者欲已離南單于

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集解通鑑胡注謂堅其心者欲使之專附匈奴

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

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伸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

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勒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

心矣集解通鑑胡注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桓本附匈奴漢置校尉領護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謂

其心不親附漢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

今幸有度遼之眾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

原曼帝不從復遣眾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志恨

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羶裘獨

拜集解惠棟曰焦氏易林云旃裘羶國文禮不飾前如令匈奴遂

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得已旣行在路連上書固

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

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迺復

召眾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

將使護西域會匈奴稱車師圍戍已校尉眾發兵救之遷武威太

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

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眾諫曰爲不可

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以

主之昭帝罷之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已

今議欲復之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

為長樂未央廢令續漢志曰廢令一人秩六百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

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

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眾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集解惠棟曰論衡及東觀字辨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

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宣帝時梁丘賀

謙曰官本注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

賦繁興升迺奏記邑曰升聞子已人不問於其父母為孝臣已下

不非其君上為忠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

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集

解錢大昕曰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

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范升說與鄴畧同蓋漢儒今眾人咸稱

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集解沈欽韓曰文子

也見而知

之智也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

云不聞則元元馬所呼天公已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

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已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已遠者

不服爲至念升已近者不悅爲重憂

集解通鑑胡注遠者不服謂四夷也近者不悅謂人心不

便於葬之

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

法令也

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

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

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

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

王莽時青徐二郡爲寇號青徐賊

集解劉放曰胡貊守關案關當作關方喻迫近不當云關

升有一言可已解

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

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

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

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竝耆艾經學深

明而臣不曰時退與恭竝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達進慙負二老

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曰為人師願推博士曰

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尙

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見前書

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

前平說集解惠棟曰王充云春秋爲漢制法論衡爲漢平說平說者謂平其然否而下說猶平奏平署之類也升起

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邱

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眞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

邱明自用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于史第可以見成敗耳

褒貶之意非邱明所師徒相傳又無其人集解惠棟曰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

盡也以其不受經也吳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案此則傳左氏者非遂無人但漢

人傳經各守師說謂之家學左氏自漢元以來不立學官傳者絕少故升謂無其人也且非先帝所存無因

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集解王會汾曰監本舊本俱缺太字案前書百官公卿表

大夫掌議論有太中大夫諫大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
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續志太中大夫千石無員屬光祿勳別無
中大夫之名又案北海靖王傳云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注中
大夫王國官也引續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掌奉王使京都亦見
東平王蒼傳然則兩漢官制固有不同太初以前王朝有中大夫
在東京則爲王府官屬之名矣今范升所與論難未必徧及王國
使臣故依毛本增太字惠棟曰淑字惠卿魏郡人官至太中大夫
杜預春秋釋例序云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許惠卿皆先儒之
美者也律麻志亦云太中大夫許淑互相辯難曰中迺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

古無曰承天臣不述舊無曰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
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

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曰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

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見前書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有其書也

策解惠棟曰阮孝緒七錄云建武中鄭夾氏皆絕婁壽云騶氏鏡銘作騶司馬遷云齊有三騶子班固傳並作鄭則知二字通用先

謙曰官本注有作知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竝復求

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

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

論語孔子之言弗叛言不違道也集解先謙曰官本

注叛

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曰文約我曰禮孔子可

謂知教顏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

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三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

集解惠棟曰王伯厚述晁氏云先儒

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又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故云反異也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

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

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適正雅頌

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自

衛還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適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

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

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

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猶習也異端謂奇技也集解惠棟曰何晏云政治也善道有統放殊塗而同歸異

端不同歸也何若璠曰鄭玄傳

設異端百家互起訓奇技非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

之道存

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樂堯舜之道也

願陛下疑先帝之所

疑信先帝之所信曰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曰異者曰不

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繫又曰正其本萬事理易

無此文也集解王會汾曰案此必易緯之辭凡漢人說經所引緯書若春秋元命苞等則曰春秋說易乾鑿度等則曰易說尚書大傳等則曰尚書說今范升引易緯遂蒙上易曰為文注家於易本文等則曰固無此文耳惠棟曰劉向說苑引易云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程

迺云易緯通卦驗之文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曰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

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曰下博士後升為出妻

所告坐繫得出集解惠棟曰見楊政傳還鄉里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

于家

陳元字長孫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三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故城在今

梧州蒼梧縣父欽集解惠棟曰許慎五經異義引奉德侯陳欽說春秋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

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父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

也書王莽從欽受左氏學曰欽為厭難將軍厭一元少傳父業為之

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曰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

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曰為左氏

淺末不宜立元聞之迺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理撥

也語見深慰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

知臣明至賢親受孔子集解惠棟曰沈重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

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

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桓譚新論云

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

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其本事左氏傳經適衣之

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東觀

記載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

廢與新論殊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

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集解惠棟曰何休注

秦將播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公羊春秋言孔子知

胡毋敬等乃始記于竹帛故云虛言傳受之詞曰非親見實事

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黨也遂為異家之所覆冒集解先謙曰覆冒猶言蒙蔽不令人

見夫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絃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為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

復鼓琴以時人莫至寶不同眾好故卞和泣血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

之能聽也見呂覽石也別其右足武王沒後復獻之文王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

王時卞和抱其璞於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事見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仲尼去魯斥齊逐乎宋衛

韓子也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

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

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曰年數小

差掇為巨謬媒狎也黷垢濁也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扶瑕撻釁音扶

於決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

言破義小義破道升等又曰先帝不召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

因襲臣愚曰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

周公不當營洛邑盤庚都耿自耿遷于般文王都鄴武王都鎬周公輔成王營洛邑陛下不當都

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

羊不得受穀梁集解劉攽曰有詔詔太子案文多一詔字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

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藏祕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韋玄成梁丘賀等講論五經於石渠也集解惠棟曰前書劉向傳云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

也孔子曰純儉吾從眾至於拜下則違之論語孔子曰麻冕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何晏注云麻冕緇布冠也古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何晏注云麻冕緇布冠也古

拜然後升時臣驕素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

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離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

百步之外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桓譚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

告之日爲我聽焉之日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

日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日此亡國之聲

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裁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

義卒淵聖獨見之旨

集解錢大昕曰章懷注本避唐諱改淵為深或為泉今本諸淵字皆後人同改如章帝紀

聰明淵塞諒惟淵體安帝紀若墜淵水陳實傳曾是淵軟劉愷傳沈重淵懿文苑傳椒酒淵流逸民傳覆巢竭淵方術傳何故敗我

濯龍淵儒林傳歷神淵鄭康成傳之國淵西羌傳之馬文淵皆是也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

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洮汰猶洗濯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

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已褐衣召見俯伏庭下

褐織毛為布貧者之服也誦孔氏之正道理臣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

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

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曰元

新忿爭迺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曰左氏之立論議謹

譁自公卿已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曰才高著名辟

司空李通府

集解沈欽韓曰案經典序錄元為司空南閭祭酒北堂書鈔引華嶠書云元辟司空掾宋宏受罪上書訟

之言甚切直案宏建武六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時大司農江
免七年李通爲司空是元辟司空府當於宋宏時也

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

者帝賓臣者霸言以臣爲師以臣爲賓也集解沈欽韓曰燕策郭
亡國與役處諸子並同故武王曰太公爲師齊桓曰夷吾爲仲父

袁宏紀作賓臣者王

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論語文也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蕭何爲相國高

帝賜劍履上太宗假宰輔之權太宗孝文也申屠嘉爲丞相坐府

殿入朝不趨持節召通令人謝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曰偷天下偷

嘉故曰假權也也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已刺舉爲明微

許爲直至迺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

檄曰陪僕猶陪臺也左傳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

申無宇曰僚臣僕僕臣臺董忠爲王莽大司馬共劉故人君患在白驕

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欲等謀誅莽事發覺死也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曰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

握之恭

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史記曰伯禽封魯周公誠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不

賤矣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汝無以國驕人也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

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

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

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司察猶督察也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歆

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已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

卿有文章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王太傅為文帝子

梁王楨之傳也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已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

父徽集解惠棟曰經典序錄云徽字元伯穎陰令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

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惲字子真受尚書於胡常見前書集解洪亮吉日案前

書儒林傳則胡常授徐學毛詩於謝曼卿集解惠棟曰儒林傳云九江謝曼卿善毛詩

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達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

文曰大夏侯尚書教授

集解沈欽韓曰達為古學而教授仍用今文蓋利祿之途非是則莫肯來學終漢之

世兼通五經古學者惟賈馬鄭三君耳

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

丁姓王彥等皆為穀梁見前書也

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

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倣儻有大節

愷樂也悌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也倣儻卓異也

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

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集解惠棟曰韋昭國語解序云鄭大司農為國語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于細碎有所闕畧侍

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畧舉為已憭矣

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

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已問臨邑侯劉

復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升孫北海王興子

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迺召見逵

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驚鷺在岐

鷺鷺鳳之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

異也鷺鷺鳴于岐山事見國語

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

仍類也宣帝時

神雀再見改爲年號後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集解惠棟曰論衡云

旬奴降服呼韓入朝也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比瓦拜爲郎與班

石惟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風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固竝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

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

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集解王會汾曰監本出字上有發字案逵於

是具條奏之集解惠棟曰何休公羊序云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

經任意反傳違戾者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疑惑至有倍

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至

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與休所指蓋顏嚴之徒

說公羊者也經典序錄云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

奏之名曰左氏長義徐彥公羊疏云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

理短左氏理長鄭眾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

氏之長在逵之前眾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也曰臣謹擿出左氏三

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

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

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

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拘廢長立少

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

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

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

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鄆入于

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者何紀侯之弟同心以存國適肯兄

歸仇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

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立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

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問免父

之命不奢召伍奢子伍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

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仇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仇

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仇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祁黑肱

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雖

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

則思義公羊傳冬黑肱以濫來奔又何以無祁婁通濫也曷爲通

濫賢者子孫宜好地賢者孰謂謂叔術之奔由何賢乎叔術讓國也集

胥傳有父不受誅子可復仇之文是固以復仇許之也叔術妻嬖

傳亦以公扈子之說闕之矣遠欲附會公羊之失不深究本末致

詭病公羊者至今未已詳見余春秋董義述因畧著其說於此先

又作文好作有是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曰永

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

集解惠棟曰方術傳序云光武信讖言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與傳無附

會議之事而達傳有之明附同有別

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詰藏之祕書

建平中

建平哀帝年也

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

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

排擯却也劉歆建

與諸儒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乃移書太常以責之故被排擯事見前書

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

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

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

言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

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

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仇乎委

質策名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又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

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王人雖微序在諸

侯之上又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是強

幹弱枝也又曰盡而不汚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史記曰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集解沈欽韓曰賈氏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眾云太

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
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邱是也累世正卿衛甯植居
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問親新間舊小加大也
不在庭不當使居朝廷為政春秋戰國時事又與後世不同故趙
安陽君封於代而作亂孟嘗君封於薛而外市韓非楊推云數披
其木無使枝茂楚子使棄疾為蔡公申無字言親者貴者宜居中
疏者卑者宜處邊歷言貴戚大臣據邑之禍尋其文義瞭然可曉
賈鄭據左氏本文條疏之義確不易杜預撥棄先儒而引五官五
正等以解之於無字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
陳戒本旨了無所關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施讐孟喜
梁丘賀也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
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並見前書集解惠棟曰劉歆七
畧云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于學官
三家之學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曰證圖識明劉
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
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集解惠棟
曰劉焯謂左氏稱在夏為陶唐氏其處者為劉氏非魯史本文迺
漢儒欲其傳特為此語以漢出堯後獨左氏為有明文以此求重
於世又案堯母慶都碑稱昔者慶都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始生堯
漢感赤龍堯之苗胄許叔重亦言堯親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
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采皆藝圖識之說而

爲之附會耳蔡邕典引注云春秋左氏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劉
累者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宣
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五經家皆言顓
復歸其子留秦者爲劉氏以是明之漢爲堯後

項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
爲帝顓頊當時五經家同爲此說若

以顓頊代黃帝農師以土德王即顓頊當爲金德高辛爲水德堯
爲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爲火德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農

師二字左氏曰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識所謂帝宣也左氏傳曰黃帝
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

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昊氏也集解惠棟曰注華渚

宋均云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陞
諸名

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厯垂萬世則改元謂改建初
九年爲元利元

年正厯謂元利二年始用四分厯也是曰麟鳳百數嘉瑞雜還雜還言多也章帝時
鳳皇見百三十九麟

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神雀白燕等史官不可勝紀見東觀記集解先謙曰官本二十作一十猶朝夕恪

勤游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覈實若復留意廢學曰廣聖見

庶幾無所遺失矣廢學謂左氏傳也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

達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曰左氏公羊高作春秋傳號曰公羊春

秋嚴彭祖顏安樂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嚴顏之學見前書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與簡紙經傳各一

通竹簡及紙也集解周壽昌曰簡是舊傳紙是後寫者自是遂多用紙而竹簡希矣達母常有疾帝欲加

賜曰校書例多特曰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

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

山矣屢數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卒餓死也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

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集解

惠棟曰許冲上說文云先帝詔侍中騎都尉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敎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國者靡不悉集孔穎達云古文尙書

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蛄夷爲宅蛄鐵昧谷曰逵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則則剗剗云臚宮則剗剗頭庶剗是也

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

轅固齊人也爲齊詩申公魯人也爲魯詩韓嬰爲韓詩毛萇爲毛詩故謂齊魯韓詩也集解孫人龍曰案前書賈誼爲左氏傳訓故

又藝文志有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注云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則此注自應作故字解惠棟曰馬融

周官序云成帝命劉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畧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永平初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往受業也鄭康成序云鄭少贛仲師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賈公彥云劉歆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說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眾達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達解行于世眾解不行先謙曰官本注齊魯韓遷達為衛士令北宮衛士令一人掌南北宮詩作事之指義是

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達所選弟子及門生集解周本注無也字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

鄭康成傳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又有高業弟子康成沒門生相與撰其問答諸弟子之詞依論語作鄭志李固傳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證其枉及固死陳屍於路固弟子郭亮負鐵鎖乞收固屍集古錄孔宙碑陰跋云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宙碑殘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為千乘王國郎千乘王仇朝夕四十三人足證弟子門生之別

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已逵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

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

令祝少賓祝詛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

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

爾何焯曰祝與呪同指少賓以誓也

曰老病乞身帝賜曰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集解沈欽韓曰文選四十六注引東

觀記作性仁孝亦不食母憐之強為飯宗親共異之及親歿遂隱處山澤

集解先謙曰今本東觀記作強為飯宗親共異之

後累遷為魯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敕

扶郁入曰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遠所著經傳義

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集解沈欽韓曰隋志

賈逵集一卷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

梁有二卷然不修小節當世曰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

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集解惠棟曰漢晉諸儒稱康成云鄭君稱

達曰賈侍中亦徒有曰焉爾言賈鄭雖為儒宗而不為帝所重故

是為儒宗也亦以善識焉爾桓譚曰不善識流亡鄭興曰遜辭僅免賈逵能附

會文致最差貴顯賈逵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為堯後也集解

此不合蓋隋志不詳考傳中所奏而誤讀張衡疏內侍中賈逵摘

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之文以為逵首非識不知

達第摘其互異處世主曰此論學悲矣哉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識也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集解惠棟曰東觀

父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

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饒猶益也

瑞曰上云復欲進餘經既曰復何又曰益饒後就長水校尉樊儵

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

宅其傍曰就學焉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光祿勳之主事也見漢官儀永元中

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

集解惠棟曰張勃吳錄云奉字季鴻儒林傳云奉受嚴氏春秋

于豫章程曾

公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松爲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

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

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霸致達名士奉松而外又有畢海胡母官萬虞先王演李

根皆至

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已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集解惠棟曰益部耆

舊傳云霸舉賢士勸教誨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又初霸已樊鄩野無遺寇民語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

剛嚴氏春秋猶多繁辭迺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

越賊未解郡界不寧

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霸入海捕賊遭疾風晦冥波水涌起士卒驚白霸霸曰無得恐

太守奉法追賊必不爲害須臾風靜波止

迺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

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

集解先謙曰類聚十五引續漢書作棄于戟

捐我矛盜賊盡

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

史記蔡澤之辭也易豐卦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

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後徵四遷爲侍中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在郡十年以有道徵拜議郎遷侍中也

時皇后兄虎

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不答眾人

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爲五更會疾卒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遷

案漢自儀云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是以國三老袁良

碑云羣司以君父子俱列三臺夫人結髮上爲三老知結髮爲首

妻也然常璩載霸妻馬氏撫霸前妻子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

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側遂曰葬焉羸博二縣名屬泰山郡禮

子死於羸博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賦髮齒而已務

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

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妻馬氏名

疾病遺令告諸子曰舜葬蒼梧三妃不從汝父因遂家焉將作大

匠翟酺等與諸門人迫錄本行諡曰憲文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作文父贊云猗歟文父會稽道崇辟雍中子楷集解惠棟曰孝德傳公超至孝自然喪親通嚴氏春秋

楷字公超集解惠棟曰孝德傳公超至孝自然喪親通嚴氏春秋

古文尙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馬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曰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目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集解惠棟曰章嗣立云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于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集解惠棟曰釋名云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之覺悟知已意也獨斷曰詔書者詔詔書故長陵令張詔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謂詔書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原憲魯人字子思孔子弟子清約守節貧而學道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集解惠棟曰一作羣儔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集解惠棟曰今文尙書云優賢揚厯使其難進歟郡時曰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表優亦能

爲三里霧自曰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卽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恆諷誦經籍作尙書注後曰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曰篤疾不行年七十終于家子陵

陵字處冲官至尙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

尉論罪有詔曰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集

惠棟曰謝承袁宏皆以梁胤爲冀弟冀子別名胡狗案不疑與胤先後爲河南尹故眾漢書彼此互異但東漢二名絕少或胤卽不疑字也蔡邕集云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是胤字不疑爲一人無疑焉蘇輿曰梁商傳遺子冀不疑與舊節爲交友冀傳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封潁陽侯子胤襄邑侯又云冀陰疾不疑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諷眾薦其子胤爲河南尹是范史以不疑胤爲二人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明蔡集爲誤

曰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巳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曰報私

恩不疑有愧色弟玄

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上有陵字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曰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曰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曰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曰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曰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曰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予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迺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卽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

左傳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集解先謙曰今當爲令之誤文言出於子口入於我耳我不言誰令

他人知之語意自順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山在今汝州南及董卓秉政聞之辟曰

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曰兵不得已強起至輪氏道病終氏

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州洛陽縣城西南集解先謙曰今河南府登封縣西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眾馳一介爭禮既幄一介單使也左傳曰君亦不使一介

行李告於寡君既幄謂匈奴也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集解先謙曰官本較作駁霸貴知止辭交

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終

後漢書二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六校補

鄭興傳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囂字案興

免官當還河南以東道不通故且西依隗囂以避亂隗囂二字既連上西歸為句則虛心禮請上明是月奪一囂字矣如將隗

囂二字連下虛心禮請為句則興非西人何得徑云西歸

而興耻為之屈稱疾不起集解蘇輿曰此疑非事實至而史仍之

耳案後文興對囂言曰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緣興前拜涼州刺史囂為西州將軍同僚有舊故云僚舊乃引囂為己僚

舊並未自承為囂僚屬刺史主一州亦非州將屬也囂傳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

衣交興之歸囂在免官後已無所屬囂之禮請非不欲任以職事興既不屈則亦仍為客但受其禮秩聽其致館投餐而已故

杜林之薦興謂興執義堅固也如謂歸囂即臣事囂是伯夷太公之歸文王非因其善養老矣蘇說殊誤

春秋傳云官本云

將軍據七郡之地注七郡至金城官本句未

時建武六年也柳從辰曰光武紀囂子恂入侍見建武五年十二月蓋興時未克與恂偕故次年乃得行

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注對昭王以重黎義和事見國語事上有

之字

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

錢大昭曰若疑當作欲案通鑑即作欲

左轉運勾令注故城在今同州下邳縣東北

下邳官本作下邳是

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央殿令注續志殿令一人秩六百石

案來歙傳亦作長樂未央殿令鄭安世注引續漢志作未央殿令一人長樂殿令一人今詳續志則未央為殿令長樂為殿丞

蓋是時安世實兼兩官故通稱令而章懷兩注皆言之未審也

范升傳升集解惠棟曰論衡及東觀記皆作叔疑傳寫誤也

柳從辰曰

論衡作陳元范叔見案書篇東觀記則今聚珍本亦作范升又書鈔七十七引華嶠書作范升御覽二百三十六引華嶠書又

作范叔

陳元傳字長孫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三十六引華嶠書云字

襄孫

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三十六無此文書鈔六十七引華嶠書有之

蒼梧廣信人也注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今梧州府蒼梧縣治

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集解劉攽曰有詔詔太子案文

多一詔字

案上詔字指詔書下詔字謂詔告文義亦各有當不得為多

賈逵傳又受古文尙書於塗惲注風俗通曰至惲字子真惲原皆作惲據

前書儒林傳改南監本官本亦均作惲

曰問臨邑侯畱復注臨邑東郡縣也今濟南府臨邑縣北三十五里

無人事於外注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案章懷原上達不通人間事為說此達為兒童在太

學時事耳此云無人事於外猶言無生事在外也拾遺記達門徒來學不遠萬里贈獻者積粟盈倉世謂舌耕此達之生事也自為郎校中秘書應對左右又奉令選高才生教以左氏不復能接外之門徒而生事自絀孟子言人事之不齊亦謂未能盡力於耕也若以廣交通取給於人為人事於說多滯

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集解惠棟曰至心腹腎腸

曰憂腎陽

案惠述孔穎達一條即見孔氏尙書疏虞書下阮氏校勘記引孫志祖云憂腎陽乃優賢揚之譌優賢揚

歷語見魏志管甯傳及左思魏都賦又隸釋載漢成陽令唐扶
頌亦有優賢屬歷之文今觀管甯傳裴松之注明云今文尙書
曰優賢揚歷魏都賦劉淵林注並云尙書盤庚曰優賢
揚歷故知憂賢陽確爲誤文而今文乃連歷字作句也

爲千乘王國郎注千乘王伉宣帝子也官本注宣作章是

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侯康曰類聚五十七引傳元連珠序謂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毅

三子受詔作之又云賈逵儒而不豔而劉勰文心則云楊雄賈思文關業深綜述碎文瑣語肇爲連珠以下擬者開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據此則連珠不始於賈逵等也

張霸傳老氏有言官本氏作子

後當爲五更會疾卒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遷侍中遂受五更

尊禮於文學柳從辰曰華陽國志注云文當作太案志謂已受五更尊禮與傳說不合

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至三妃不從從柳

辰曰今志三作二據孔穎達檀弓正義引帝王世紀三妃謂長妃娥皇次妃女英癸比也作二非案志言霸妻敬司與諸子皆還蜀亦與本傳後文及楷傳說不合

中子楷柳從辰曰據華陽國志霸四子前妻生三男敬司產一男名光超是中子楷乃霸前妻子

至輪氏

輪續志同前志作綸